

《布谷鸟·原创小说系列》

图书基本信息

书名：《布谷鸟·原创小说系列》

13位ISBN编号：9787537838856

10位ISBN编号：7537838852

出版社：张石山 山西出版传媒集团,北岳文艺出版社 (2013-05出版)

版权说明：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以及在线试读，请支持正版图书。

更多资源请访问：www.tushu000.com

前言

代序家父相属鸡（代序）甲祥和的羊年活跃的猴年之后，为新世纪报晓的鸡年即将叩关而至。以生肖做文章借属相讨吉利，近年一大时髦，只是记不起蛇年时人们挖掘过什么好词儿夸奖那一条爬虫。以血型或属相界定人的性格气质也许有相当的道理：血液的化学成分和生命开始的时间运数不会毫无意义。但把这点意义绝对化或规律化则未免孩子气。龙生九种，种种不一。报晓金鸡、雄鸡三唱，是鸡；凤毛鸡胆、鸡鸣狗盗，还是鸡。作为传统认可的“六畜”之一的鸡，和人类的濡沫关系由来久矣。就我的角度言，说起十二生肖中的鸡，情感上便有所动静，却是因为家父属鸡。乙我父亲长相几分似鸡。小头长脖颈，走道儿向外大甩臂，两条胳膊活像鸡翅膀。手掌不算大，指头细又长，分明两只鸡爪子。吹捧两句，像是弹钢琴的。姥姥在世时自嘲：一个女婿“猫头鹰”，一个女婿“柳树精”。“猫头鹰”是说大姨夫，二百多斤的胖子，瞅着我家老式太师椅半晌不敢落座，生怕挤塌椅架子。“柳树精”自然是指我爹。这几年我妈离休后常看电视，“动物世界”瞧多了认识不少走兽飞禽，指着鹭鸶笑出泪花子来：看！那不是你爹！丙我的父母1944年成婚，说来快到“金婚”时节了。父亲年逾古稀，身体可算康健，精神不倒而性格不老。头脑依然清醒，讲话照例直爽，自我介绍很够坦诚：人老三不贵，贪财怕死不瞌睡。我是既贪财来又怕死，偏偏实在能睡觉！不过，我觉得他是老了。依他过人的记忆力讲及当年“过五关”许多辉煌，仍然精确到每个细节；但午饭时连讲带喝酒播颂一遍后，晚饭连喝酒带讲又重播。孙女孙男端了饭碗走开，唯有我洗耳恭听他的老新闻。父亲一生的传奇经历，便有如他生命的年轮，刻蚀于我的脑海，化作记忆的叶脉。至于他的丰功伟绩，多半是曾经如何挣过大钱，就挣钱而论我看老人家也像鸡：吃一爪，刨一爪。丁视金钱如粪土，或者锦衣玉食有若贾宝玉，温柔乡里滚打过后方才撒手遁入空门；或者便是冻死不下驴扎硬架充门面的穷酸文人。我老子太爱钱实在是自幼家境太贫寒的缘故。父亲老弟兄七人，祖产仅亩半地。他十四岁打短工，十六岁扛长工，十七岁到太原吃脚行扛麻包。瘦麻筋似的竟能扛得动三只麻包，到十八岁上他就在脚行北工房混成了大工头儿。他自己解释说：咱盂县家能受，生就的骡马骨头！父亲和老一辈伯叔们，到晚年个个都是哮喘肺气肿，年轻时都太劳碌苦累了呀！鸡们起得早，无怪乎天刚黄昏就趴窝要上架。戊麻将桌上调侃停口早不和牌的主儿有这么说的：起得早，不一定身体好。我父亲耳聪目明，牙齿锋利，腿脚便捷，发茬满密而黑多白少，登高上树不亚顽童，身体的确是不错。但他的养生之道，竟是“不养生”。前六十年是想养生而不得。五岁抬水，六岁砍柴，糠茶菜粥；青年时代扛长工而扛麻袋，三十岁后拉排子车牛马似的苦到六十岁。晚年退休了，却是既不戒烟又不忌酒，从来不早起，断不了还通宵打麻将，实在不曾有丝毫养生的意识。或者说，他活得比较随意。雁依时而至，鸡依时而啼，何尝主观刻意而正是顺应自然。有所不为即有所为，父亲随意自然地活着倒像是精通老庄哲学。己除了一辈子受牛马苦——或者说为了挣钱而出卖苦力、甚至认为劳动有助健康——之外，我父亲一辈子所受精神挫折也不少。他1944年加入地下党，担任过总支书记兼任交通站站长。日伪及阎匪时期都因“通共嫌疑”，几番被捕入狱。灌过辣椒水，压过老虎凳。解放太原战役中，他担任我军199师部队登城向导随大军一道攻入太原。不久，地下党员身份公开，老爷子曾长长舒了一口气：这会儿老子可不怕住禁闭了！不料，“三反”运动一来，他就被诬陷贪污再入囹圄。撤消职务，开除党籍，勒令退赔，财产没收。所谓贪污巨款后来得到甄别全数归还个人，精神创伤已是刻骨铭心。1958年，由于技术革新成果他作为全国搬运系统劳模出席了北京群英会；到1959年却又在抢运物资时砸断了腿。断腿接好依然拉大车，双腿一长一短照样当队长带头驾辕扛大件。更不料“文化大革命”史无前例，我父亲偏偏又荣获搬运公司“大叛徒”封号，两住学习班，数度挨批斗。集权专制之下，控告无门。已然受开除，又成“大叛徒”；拆房又卖基，一树要剥两层皮！我那老爹却总是高声亮气，气势昂扬；九死一生，生当人杰。在乡下时，我曾见过剃掉头的鸡仍然能够扑棱翅膀飞上房。祖母说：鸡狗有十八条命哩！庚我父亲津津乐道的挣过大钱，主要有两回。一回是设立交通站兼而掩护地下工作，和晋冀二分区合资经营过一个店铺“贤德盛”。投入产出过数千大洋，为营救被捕的同志都花掉了。二回是新中国成立初期，所谓刘少奇号召发展资本主义那两年，他出资开办过一个裁缝铺“新华国旗店”。雇工数人，机器数台，资金数万。父亲那时刚满三十，俨然青年企业家。运动一来，转眼间被打成“大老虎”。本来可以利国利民利己的一项事业，彻底毁灭。有些受精卵也许会变成英武的雄鸡，多数则被吃掉或烂掉。命运拨弄，人兮鸡兮，鸡尔人尔。辛老子人老心不老。欣逢改革开放大好政策，他退休后先是买下了汽车搞运输。老家堂弟侄儿们，学到了技术，娶上了老婆，也挣到了钱。后来，他又承包了家乡山坡荒地数百亩，集资贷款数万元种植了将近十万株木材树。与一般农民春种秋收的经营心态相

比，敢于十年树木远期投资，老爷子果然还不老呢！小公鸡说：老公鸡不打鸣，天就不亮啦？老公鸡却依然嘶着嗓子吼，小公鸡便不易理解了。王决心改换门庭，我那一辈子做牛变马的父亲可谓蓄谋久矣。我读书时整治我的手段之严酷难以一一尽述。在1992年底父子同谋将我的儿子他的孙子逼勒到大学里去了。育木成林，育人成材，父亲能有如此晚景，幸甚至哉！儿子临行前，老爷子借两盅酒力发布了指示三条：一要吃好，有个好身体甚也不怕；二要用功念书，买书不要怕花钱；三是先立业后成家。没有念过书而自通文字的老父亲还顺口来了一段“三国”——赵子龙攻取桂阳后向先帝明志曰：大丈夫患不立功名，何患无妻？母亲离情如焚，睫泪荧然，年长十岁的父亲宽解她道：小鸡子翅膀硬了，终归要出窝呀！我在一旁暗想，老公鸡的翅膀也不疲软呢。癸1993年，即将到来的夏历癸酉年，是我父亲度过六十甲子一轮回之后的又一个本命年。人生七十古来稀，七十年时光却也不过转瞬之间。漫长的一生皆成回忆，回忆是老人们赢得的权利。我的父亲宣称怕死，他大约已经不得不时时面对那或迟或早必将到来的叩门声了吧。希望和祝愿也不过只是希望和祝愿而已，我仍然衷心盼他老人家天运长久。或者说，老一代替我们掂着死亡之闸，我们则延续传递着他们的生命密码。生生不已，是太乙洪荒赋予我们的神圣天职。那么，让我祝福父亲，祝福与父亲同庚的老者癸酉年吉利。系一条红裤带，买一只红领结。儿孙们都念过那篇课文：公鸡公鸡好汉子，油亮脖子金黄脚……大红公鸡有一朵漂亮的大红冠子哩！1992年底夏历癸酉年前夕因缘《攻城》是笔者以自己的父亲为原型、以他的传奇经历为故事主干，辅之以恰当的虚构，创写完成的一部长篇小说。父亲经历传奇，儿子恰好会写小说，冥冥之中有一点因缘在。我的父亲，不惟性格独特，他的个人经历也极富传奇色彩。在展读这部小说之前，请读者诸君容我稍作分说。苦力“我们是国家的主人”，“工人阶级领导一切”，这样的概念离我们渐行渐远。我父亲干了一辈子搬运工，扛麻袋、拉大车。民间话语，说白了，那叫苦力。费点笔墨言说，老人家一辈子受的是牛马苦。父亲始终凭劳动吃饭，他的儿子，为他的身份自豪，但决不虚美。打工族父亲自幼家境贫寒，人多地少，小小就出门卖苦力。十四岁，给人打短工；十六岁，给地多的富户扛长工；十七岁到城市入了脚行，从此扛麻袋、干搬运。新中国成立后的搬运工，不能说受剥削，父亲说起他旧社会当苦力，也不认为是受剥削。那是一种劳资双方认可的契约行为。用自己的力气来赚钱，愿打愿挨。套用当代流行的新名词，父亲属于早年的打工族。打工赚了钱，捎回老家买房置地，也好脱贫致富改换门庭。脚行码头城镇，五行八作齐全。打工卖力气，干什么的都有。扛麻袋干搬运的这一行，最是考较人的筋骨力气，传统的说法称为脚行。对了，《铁道游击队》里的副队长王强，干的就是脚行。扛麻袋，工人肩背上垫的那块布料，行话叫做“搭膊”。和《水浒传》里出现的搭膊，名堂一样，所指有异。排子车新中国成立后，我父亲所在单位是搬运公司排车社。搬运公司当年只有少量汽车，唯有一个汽车队，下属单位则有马车社、平车社和排车社。平车，是一个人或者一匹驴拉的那种小型人力车。排子车，三个人，一个人驾辕，另两位帮套。三个人一辆排子车，能拉多少货物？寻常都在四五吨上下。奶奶来太原，见过我父亲拉大车，老太太尽日说起来就泪眼婆娑的。我家六子做牛变马的，挣个钱不容易呀！时代变迁，进步多有。人力黄包车，只在影视镜头里出现；排子车，在搬运行当也消失了。留下的，是我的目击记忆。冬学父亲只念过一季冬学。我们老家是个偏远山村，没有私塾。到冬闲时分，村人集资从外村延请一位老秀才前来教书，整个冬天，学期三个月，是为冬学。父亲老弟兄七个，家贫弟兄多，家里供不起他们人人念书。我那爷爷也有趣，自己定一个家庭政策章程出来，叫做“一三五念书，二四六受苦”。我父亲排行老六，十来岁上，得过一次副伤寒，几乎丧命，方才赢得去读一季冬学的机会。他就是抓住那唯一的机会，认了几个字。从此，自己半猜半蒙，随时请教别人，渐渐读得了评书话本；到我记事，他又学会了查字典，认字更多了，能通读《三国》《水浒》。民国时期的乡村教育，自有其历史功绩。文化概念没有念过书，识字不多的人，往往自承“没有文化”。这充其量是个极其狭义的表述。不识字的老农民，他们身上传承的乡土文化传统文明之多，令人惊叹。至少在我们家，孩子们决不认为他们的爷爷奶奶没有文化。民族文化遗产，不独在竹帛；家族文化遗产，更是与简册无干。

《布谷鸟·原创小说系列》

作者简介

张石山，中国作协会员，一级作家。曾任《山西文学》主编，山西省作协副主席出版多部小说、散文、随笔，两度获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，改编创作过电视剧多部。

《布谷鸟·原创小说系列》

书籍目录

前言	001家父相属鸡（代序）	001第一
章 脚行	001第二章 攻城	038第三章 苦
力	114骑兵连长	114侦察英雄
.....	116少将参议	118黄包车夫
.....	119神力银二	121硬头祁三
.....	123王五金财	125小二福旺
.....	127抬杠大王	128谣言公司
.....	131第四章 老人与树	133小 引
.....	133“大老虎”	134扶贫模范
144退休工程	149谁的围城	154十
年树木	162老人与树	168表告 ...
.....	173后 记	179

章节摘录

第一章脚行一六子在人市儿上逛荡的时候，一眼扫见了判官。那主儿斜披一件夹袄，腆着战鼓似的大肚，正迤迤歪歪朝人市儿走来。六子忙指给大未子和二楞头看，三个人就一齐在马路牙子上立了，伸长脖子龇了牙笑，迎神似的恭候判官来认他们。伙计仨到太原府来找营生卖苦水，无头苍蝇乱扑，竟扑见了本村的熟人。判官早几年就离开村里到太原来闯江湖，他家里没了亲人，便也没个书信回去。有传言他被抓了兵的，有传言他在马路上沿街乞讨的。今儿看他夹袄黑整整的，肚皮圆滚滚的，想必混得不坏。六子他们却不知道，判官染上了料面，已经成了一个料子鬼。判官初到太原，由于没人引荐，找不到什么正经营生，日日在人市儿上招摇。搬家、刷墙、打井、挖沟，干点子零工糊口。正赶上“七七事变”，国军四下抓兵，他还真个当过几个月大兵。记得是热天时候，判官和几个打临时的给南郊一家财主打井。歇晌抽烟的当儿，大路上斜刺里走来两个当兵的。还以为是问路的，当兵的却凶凶地喝问：“干什么的？”打井的立即回答：“给人家打井的。”“国难当头，打个什么井？”判官多嘴说：“水井。”“叭！”火辣辣就挨了一耳光。赏过耳光，当兵的说……

《布谷鸟·原创小说系列》

编辑推荐

《布谷鸟·原创小说系列》

版权说明

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，请支持正版图书。

更多资源请访问:www.tushu000.com